



恨世红颜



三嫁惹君心

下
SANJIA
REJUNXIN

明月听风◎著

一嫁情窦初开，
二嫁用心良苦，
三嫁终成眷属。



NLIC2970860255

悲喜和离，三娶三嫁？古人为爱也疯狂
当心机美人遇上霸道傲娇小气男，生活如此多娇！

有案情，有剧情；有爱情，有深情

竹宴小生/维和粽子/立誓成妖鼎力推荐古言轻喜剧

原名《三嫁》

愿得一人，不求俊美！举案齐眉，浪漫满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二嫁惹君心

明月听风◎著



NLIC2970860255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下 篇 龙凤合鸣

第二十一章	费思谋布局安排	002
第二十二章	藏玄机游船斗琴	011
第二十三章	斗琴宴意外横生	021
第二十四章	耍心计悄埋祸端	034
第二十五章	连环计设局和离	052
第二十六章	郎心欲铁却柔情	065
第二十七章	查谜案不忘偷香	081
第二十八章	智斗敌险中求命	089
第二十九章	心相惜死里逃生	104
第三十章	救星至妙手回春	114



目 录 【下】

第三十一章	巧施计二嫁在即	125
第三十二章	喜再婚二爷面圣	138
第三十三章	布暗局针锋相对	150
第三十四章	变故多风波又起	163
第三十五章	遭劫狱被困斗室	176
第三十六章	诉往事真凶获擒	186
第三十七章	终悔悟真相大白	197
第三十八章	苦学琴龙凤合鸣	208
番外一	将军	221
番外二	护卫	235
番外三	山贼	253



龙凤合鸣 | 下篇



第二十一章 费思谋布局安排

这一夜很快过去，头天晚上都没有睡好的两人这夜里倒是都睡了个好觉。

清早居沐儿迷迷糊糊的被龙二拍了两下屁股。她皱眉头呢喃表达不满，龙二却道：“不起来伺候，可别怪我没唤你。”

居沐儿猛地一下惊醒过来。对了，她要伺候相公起身的。

她坐起来，眼睛还有些睁不开。龙二把腰带递到她手里，自己站在床边张开双臂等着。

其实所谓伺候，不过是意思意思让她绑绑腰带扣扣衣扣，她没弄好他转头就自己重系下。一开始只是逗弄她，享受一下使唤她的乐趣。可是逗着逗着，倒成了两人间的一种习惯。

若是清早没把睡得正香的她折腾起来奴役一下，他心里就老大不舒坦。看她迷糊着揉眼睛倒回去继续睡的满足模样，他会愉悦得想笑。可昨日里他才知道，原来他这媳妇儿要是没被他唤起来，心里也会不舒坦。

这个认知让他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于是他把腰带递过去，看她摸摸索索地扣上了。这个伺候的过程好像太快了，龙二不满意，他偷偷解开腰带，道：“没扣上，掉了。”

居沐儿一愣，摸着腰带又扣了一次，这次拍了拍，确认没问题。结果手还没松开，那腰带又松开掉在她手里。

居沐儿又呆了呆，那表情让龙二咧着嘴无声笑起来。

居沐儿再扣了一次，一边扣一边道：“这腰带再扣不上，定是二爷胖了。腰圆得束不下，这事可怎么办才好？”

龙二的笑意僵在脸上。

居沐儿唠唠叨叨继续说：“置办新衣裳新腰带也是要花银子的，越胖花费的布料就越多，使的钱银就越多，这可怎么办才好？”

龙二没好气地大声道：“爷不胖。”

这回那腰带稳稳地系在了腰上，再不松开了。

居沐儿满意地摸了一圈腰带，又道：“辛苦二爷了。”那语气听起来相当同情龙二，以及那勒着不合适腰带的腰，“要不要我吩咐厨房，少给二爷做些大油的菜，多吃些素的？”

她真是体贴的好娘子，对不对？

龙二咬牙切齿：“爷不胖。”

龙二夫人点头，双臂抱着他的腰身，用安慰的口吻道：“是不胖呢，一点都不胖。”

龙二“哼”了一声，这刁钻媳妇儿，就会拐着弯编排他。他把她丢回床上，扭头走了。

身为爷们儿，绝不恋战，来日方长，看谁比谁强！

走到门口，龙二忍不住转回头来看了她一眼。她闭着眼睛嘴角含笑，抱着被子呼呼大睡。龙二看着看着，真是不甘心。

当日事当日毕，爷们儿不能示弱！

龙二大踏步走回来，一把将居沐儿翻了过来，露出她的小翘臀，伸掌啪啪啪不重不轻地打了几下。

居沐儿大吃一惊，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打完了。虽然不痛，但她还是啊啊地大叫几声，带着哭腔控诉：“二爷打人！怎么可以打人！”

龙二哈哈大笑，心满意足地走了。

居沐儿听得他关门的声音，舒了一口气，这下终于可以放心继续睡了。

要哄得爷高兴，还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啊。

龙二吃了早饭，没有着急出门，他先去找了龙三。

龙三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吃早饭。龙二将龙三叫了出来：“你给聂承岩去封信，邀他和笑笑来咱家做客。”

龙三一呆：“是要给谁瞧病吗？”

聂承岩是医城百桥城的城主，与龙三情如兄弟。他的妻子韩笑是举国闻名的神医，与凤舞也曾同历劫难，所以两对夫妇的交情相当不错。

龙二与聂承岩因为药材生意的事有些不对付，所以当他忽然想让聂承岩带着

韩笑过来，龙三第一个便想到是谁得了重病。

“没人得病。”龙二瞅了一眼在屋门那儿探头探脑的风舞，道，“就是想笑笑来给沐儿把把脉。她手脚凉得很，也不知身子骨适不适合有孕。”

“有了？”偷听的风舞嗓门挺大。

两个男人同时看向她，她脑袋一缩，装没出现过。

龙三明白龙二的意思，若只是调养身子，怕他是不会惦记着千里之外的韩笑，想来是更紧要但不方便说出口的事。他当下一沉吟：“我得想想怎么说，阿岩那脾气，可不是我让他来坐坐他便愿意来的。”

“他肯定还惦记着二伯的仇呢。”风舞在屋门后忍不住又发表了一下见解。

龙二没好气地瞪了一眼屋门，对着龙三向屋门方向努努嘴暗示了一下。龙三明白那意思，他使唤不动聂承岩，就由风舞去游说韩笑。依聂承岩把韩笑捧在手心上的德行，若是韩笑要来，聂承岩自然也不会拦着。

龙三点点头，应承下来。可这两兄弟虽然没说话，风舞却也是机灵的，她忽地探出头叫道：“二伯，我可以直接找笑笑哦，你要不要求求我？”

龙二的回答是直接扭头便走，气得风舞在后头跺脚。

龙二走得很快，有老三帮着他，他不用担心风舞捣乱。而且风舞虽调皮但也是个有分寸的，他知道她一定会帮他把韩笑请过来。

办妥了这事，龙二上了马车，去了邻镇。那里藏了一名制作奇巧暗器的高手。

龙二用十两金向他订了一根木杖。他要求此木杖外表与一般盲人手杖一般，但须结实砍不断，内里还要暗藏匕首和细镖暗器。那人经验老到，龙二只说了一遍他便明白，当场画了图纸与龙二确认。龙二很满意，留下金子后便赶回了京城。

中午，龙二与礼部尚书和乐司府的人吃了饭。席上确认皇上已经下了旨意，要组成孩童琴师队与西闵国的娃娃琴使们切磋交流。礼部和乐司府正为此事犯难。

龙二听得心中暗暗高兴，宽慰了几句，又给他们出了些主意，然后趁机叮嘱了他们安排的时候要把宝儿放在后头。

礼部尚书和乐司府的人答应了。

龙二却是知道这样还不算稳妥，他也没指望一顿饭就能把这件事摆弄妥当。他道：“我也知道这事棘手，其实最后事情圆不圆满，还得看西闵国的琴使是不

是识相。现在斗琴还未开始，事情都还有回旋的余地，若是弄得剑拔弩张的，到时势必相互不好看。不如这样，我来做东，大人们将西闵国琴师代表和我国的琴师代表都叫上，大家欢聚一堂，相互认识认识，把关系弄融洽了，面子上都过得去，最后自然好说好散的。”

乐司府的转头看了看礼部尚书，心里暗道：“这剑拔弩张的情势，可不就是龙府的娃娃当众挑衅留下的不好看吗？这龙二爷倒是会做人，明明是他着急要化解此事，偏说得像是他送了礼部个大便宜似的。”

田尚书倒是明白这里头的利害关系。这事情里礼部就是个左右为难的，办不好背重责，皇上怪罪不说，龙二心里头肯定会记上仇，其他的官员也会看他们的笑话。所以龙二做不做东，这人情他都是要接的。

接了办不好不行，不接办不好也不行，反正左右都是不行的。若是不接，之后可能还会落得个“当初不按我说的办，如今果真是不成吧”的埋怨，倒不如就领下这情了。

田尚书心里一琢磨，遂点点头，连声道谢。

龙二满意了，于是定下了三日后翠湖游船会，让礼部和乐司府事先拟好邀请的单子，他好做安排。

龙二从酒楼出来后，又去了府衙。邱若明正在翻看居沐儿和丁妍珊被劫一案的卷宗，一些事他百思不得其解，见得龙二来，忙邀请进来。

龙二过来果然还是问搜捕劫匪的进展。邱若明摇头，嘴上说的还是那一套：已派出人手严查，城门也封了，绝不能让他们再逃出去。

“他们也许根本没逃。大隐隐于市，不知大人在城内会不会查到什么线索？”

“搜索两日，还未有发现。”邱若明也觉得此事让自己脸上甚是无光，口气半点也好不起来，“昨日龙二爷问的毒药问题，我又复查了一遍。这三年京城里中毒身亡的案子共有十三宗，但与那八个匪类身中之毒并无相同。这毒性表现之前我便报了皇城御医馆，待他们查出所用何药，也许才能有新发现。”投毒之人暂时是查不到了，只能寄希望于毒药的来源。

龙二原也没指望他今日就能破案，只是过来给他点脸色看看，让他担负些压力罢了。当下听了也就点头虚应，然后告辞回府去了。

这一日又奔波一天，颇费心力，却没什么进展，龙二在马车上疲惫闭眼，忽觉烦躁至极，只怨这车子行得太慢，真想一睁眼便能看到他家沐儿对他笑。

这一路走一路怨，终于是熬回了龙府。

回到府里，居沐儿正在他们的居院里教宝儿弹琴。宝儿的娘抱着小俏儿在一旁一边嗑瓜子一边夸宝儿弹得好。

龙二靠着棵大树，看着那画面。

画面很是赏心悦目，里面有他的沐儿。那边嗑瓜子破坏美感的，龙二是自动忽略过去了。可是那叮叮咚咚的琴声到底哪里好听，宝儿乖娃还一遍又一遍地弹着单调的几个音，相当欢喜的样子。

龙二正看着她们发呆，却听见凤舞大叫一声：“二伯回来了。”

宝儿猛地抬头，脆生生地唤道：“二伯父。”

凤舞刚才夸宝儿还没夸够，这会儿又道：“宝儿乖娃，你二伯父定是听你弹琴听入了迷。”

宝儿受了夸，一脸灿烂笑容。

龙二却是头疼，凤舞这般教孩子，真的没问题吗？万一宝儿长大了，真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美女、天下第一画师、天下第一聪明姑娘、天下第一琴音妙手、天下第一……乖，嗯，那可怎么办？

龙二对着那母女三人，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倒是居沐儿一直笑，她柔声唤他：“相公回来了。”

龙二清清嗓子，“嗯”了一声算应了。

居沐儿又笑着招招手，龙二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了。

居沐儿问：“相公累不累？”

“还好。”有外人在，龙二应对得有些严肃。

居沐儿完全不受影响。她柔声又问：“相公渴不渴？我给相公倒茶喝，好吗？”

龙二瞄了一眼凤舞，点头应好。

居沐儿很贤惠地给龙二倒了一杯茶。

凤舞在一旁呆呆看着，龙二顿觉面上有光，疲倦一扫而空。他丢给凤舞一个“你好好学学，好好对老三”的眼神，然后美滋滋地拿了茶杯喝茶。

居沐儿又笑着问：“相公闷不闷？”

龙二心道今日娘子真是贴心，当着外人的面给他做足了面子。他装模作样地应：“谈了一日的事，是有些闷了。”

居沐儿的笑容放大，甚是灿烂：“那沐儿给相公弹琴解闷吧！”

龙二的笑容差点僵在脸上，所幸及时想起凤舞和宝儿还有俏儿那小小人都在一旁看着他，所以他强撑着笑，虚应道：“好啊。”

宝儿在一旁看得二伯父要听琴，赶紧毛遂自荐：“二伯父，我也会弹哦，我也想弹给二伯父听。”

龙二不及反应，便听到居沐儿笑道：“好啊，宝儿弹给二伯父听，二伯父最爱听琴了。”

龙二话都没说，宝儿乖娃已经开始叮叮咚咚地弹了起来。

龙二瞪着低头认真弹琴的宝儿，让她别弹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可她这弹的是什么？单调又简单的几个音，不停重复不停重复。

龙二的笑容再也撑不住了。他终是能理解西闵国的琴使为何觉得宝儿是在挑衅了，那琴音配上她认真投入的表情，就连他这个门外汉也觉得宝儿乖娃是故意的。

龙二转头看向居沐儿，她笑得很开心，微微歪着脑袋，显得相当愉悦。

这个才是故意的！

是真的故意！

她这个狡猾的女人，肯定是为昨日他冷落她还上花楼的事报复呢。谁说他龙二小气的，他都快把那事忘了，可这女人还记得，还拐着弯报复他呢。

他为何每次都心怀宽广地中招呢？

宝儿的琴音反正不用脑子听，再说他脑子里也没有欣赏琴音的那根弦，于是龙二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走神了。

走神的内容就是盯着他家沐儿看，认真盯着，使劲盯着。

被盯的居沐儿没什么反应，倒是凤舞受不住了。看来二伯把沐儿欺压得很惨，真是太不像话了。

凤舞起身唤了宝儿走，她决定回去后要跟龙三好好说说，让他联合大伯一起教训教训二伯。哪有把媳妇儿吓成这样的，一回家大爷似的让人嘘寒问暖倒茶弹琴的，他不觉得羞愧还得意！

凤舞走到院门口，忍不住猛回头，道：“沐儿，要是谁欺负你了，你别怕，跟我说，我一定会护着你的。”

居沐儿笑着点头应。龙二则无端端受了凤舞一瞪，气不打一处来。

待人都走光了，龙二连哼三声。居沐儿忙道：“相公嗓子不舒服吗？还是着凉了？要不要我吩咐厨房给相公熬点姜汤？”

“胆肥了你！”龙二气势汹汹地站起来，双手负背，“跟爷回房！”

居沐儿跟着龙二回房去了。

进了屋，听得龙二坐下，赶紧过去殷勤地给龙二捏肩：“二爷累了吧，我给二爷捏捏肩。”

“你这一天天的，倒也不闷，成天变着花样整治爷了。”

居沐儿笑着，认真捏肩，居然也不否认不辩解。

龙二一下又被噎住，她不接招，他演不下去，太没意思了。

想着想着，龙二又不服气了，娶她回来是做什么的，就是要让她知道爷比她强的，爷非但比她强，还比她聪明，是要让她服气的。

可是她总能把他气着是怎么回事？

龙二一把将居沐儿抓住拧转到身前，翻过来放置到腿上，啪啪啪打了几下屁股。

“怎么打人？”

居沐儿跳起来哇哇叫。

“肩没捏好，略施惩戒。”龙二慢条斯理地答。

眼看她脸皱成个包子，两手还揉着屁股，一副小媳妇儿委屈模样，他忍不住咧开嘴无声笑。

看，爷整治媳妇儿的招也不少。

居沐儿撇嘴委屈道：“凤凤说了，要有人欺负我，我可以找她去。”

龙二道：“罚禁足。”

“宝儿也说了，有好吃的会给我送来。”

“罚禁食。”

居沐儿回转头，进了里间，自己摸着床，脱了鞋就上去了。

龙二跟着她，奇道：“这是做什么？”

“禁足禁食了，那就只能睡觉。二爷不必管我，我会安置好自己的。”

龙二一指头戳过去：“又闹！”

“难道二爷还要罚我禁眠？”

“……”一指头又戳过去。

居沐儿捂着额头认真问：“二爷不喜这般静静的处置？喜欢闹的？我也行的。二爷要看哭的还是滚的或是吊的？”

龙二踢飞鞋压上床去，咬她的唇：“爱看脸红的。”

“那还是来滚的吧。”居沐儿说完开始滚，嘴里喊着，“不行，不行，不依了，不依了……”

龙二一愣，这还真的滚起来了？

他看着她滚，她却有些累了，一边滚又一边嚷：“二爷快阻止我，快让我别闹了。”

龙二瞪她，她还玩出劲头来了不成？心里怨着，终还是伸了手将她抱住了。

居沐儿停了下来，气喘吁吁：“为人媳妇儿的，太不容易了。”

“哪家媳妇儿跟你似的，早被休出去了。”

“是因为我闹得不够好？”话说完脸蛋儿就又被捏了。

居沐儿咯咯笑，伸手回抱住龙二：“相公今天忙了什么？”

“去给你订了个新手杖，还给你请了个好大夫回来把把脉。”

居沐儿点点头：“谢相公。要不再帮我买把琴？”

“浪费，败家。”龙二捏她的耳珠子，“不许。”

“好琴师总是缺一把好琴。”

“好琴师拿块烂木头也能弹。你的琴摆了一屋，我可是亲眼看见的。不许买琴，败家。”

“琴师对好琴的向往之心，二爷你永远不懂。”

“挣钱养家的爷们儿之心，你也永远不懂。”

“我懂。”二爷那颗深沉厚重的小气之心，她懂的，她就是不能说。

虽然没说，但脑门还是被挣钱养家的爷们儿敲了一记。居沐儿忍不住腹诽，这相互间太过于心意相通也不是件太好的事情。

居沐儿赶紧转移话题：“相公今日还做了什么？”

“见了礼部的人。”龙二将三日后邀请西闵国琴使一起去寻欢作乐的事说了。居沐儿很快明白他的用意，便问：“游船就是在湖上喝酒作乐吗？”

龙二略一沉吟，小心答：“当然会请些花娘助兴。只是游船比不得在花楼里，毕竟是公众地方，大家都会规矩些的。当然，爷向来不受影响，在哪里都是甚有分寸、洁身自好的。”

居沐儿忽略掉龙二的厚脸皮自夸，对花娘却是有兴趣：“那二爷请什么样的花娘？长得美的还是琴弹得不错的？”

龙二干咳两声，对与自家娘子讨论花娘这种事感到有些尴尬：“既是请客做东，当然得美貌与琴技并重才行。不然给礼部那边丢了面子，事情也不好办。”

居沐儿点头：“二爷的意思是如果自己上花楼，就不讲究这些个，丑点的不会弹琴的也行，是吗？”

“居沐儿！”龙二恼羞成怒。逗爷说话很开心是吗？

居沐儿赶紧抱上自家相公的胳膊：“我就是好奇，随口一问，我知道相公最是稳重严肃，绝不会在外头拈惹不清。”

龙二脸色稍霁，虽知她是哄他的，但听着也是受用。

只不过刚才还二爷二爷的，一拍马屁一撒娇就变相公，这女人是长在墙头的吗？

居沐儿看不到龙二的脸色，又问：“相公打算请哪些琴艺出众的姑娘呢？”

“怎么，又想嘲笑爷听不懂琴？”

“怎么会？是真好奇。相公用不着听得懂，自然也会听旁人讨论相议的。相公知道我也曾教花娘弹琴，所以想知道哪些姑娘琴技远播，有没有我教过的。”

龙二略想了想，答：“有名的那些，无非惜春堂的林悦瑶，怡香院的秦莹，百花阁的心莲……”龙二一边说一边看着居沐儿的脸色。要说琴艺出名的花娘，他还真是能点出不少。只是聪明的男人不该显摆这些，他草草说了几个名便装想不出来了。

居沐儿脸色如常，待龙二不再说了，便道：“相公，游湖听琴能不能带我去？”

龙二一愣——她想做什么？

“不是说湖上人多，大家都是会规规矩矩的？既是如此，有女眷定是无妨了。再则说，宝儿要应战，却不知对方琴技路数如何，待我去听听，探得一二，回来也好教宝儿应对。她初学乍练的，需对症教导，方可保届时不出错不出丑，别招惹麻烦。相公你说是不是？”

这话说得头头是道的，龙二反驳不了，于是点头应允了。



第二十二章 藏玄机游船斗琴

三日后，龙二带着居沐儿，登上了翠湖边上那艘最华丽的大船。

翠湖是京城最有名的水色景点。虽为湖，却一望无际，从湖的这头远眺，看不到那头的边际。湖波青翠透亮，碧波莹光，是名翠湖。

龙二这次宴请了斗琴双方及各路官员，统共租下了三艘船。主船最大，共有三层，礼部各官员及两国主要琴师都在这艘船上。其他过来凑热闹为辅占便宜兼吃喝玩乐为主的官员和相关人等就分在两艘略小的船上。

龙二依利害关系和各人目的，将人员都安排分配好。居沐儿第一次参加这类盛宴，只静静陪侍一旁，毫不多话。

一番客套之后，大家推杯举盏，谈笑风生。西闵国的琴使们无论斗琴的原目的如何，现下好吃好喝伺候，美人美酒相伴，很快也露出男人的烂脾性。倒是那位首席琴师雅黎丽，三十来岁的模样，颇为严肃，只静静吃菜喝酒。

龙二与田尚书使了个眼色，田尚书赶紧遣了位女官，到雅黎丽身旁伺候相陪，绝不能让她有在这男子场中受冷落之感。

花娘在这样的场合里是不会挤到男人身边灌酒的，她们很明白什么场合里应该做什么事，于是一个轮着一个上场献技，有跳舞的，有弹琴的，因是顶着各楼花魁的名声，全都使出了浑身解数，生怕被别的楼里的姑娘给比下去。

居沐儿全场都在认真听琴，随着琴音摇头晃脑，每换一名琴娘，她都要问问龙二这是谁。龙二一个一个地答，答到惜春堂的林悦瑶时，龙二猛然惊觉自己说得太多了，这些花娘他都叫得出名字，他家沐儿会不会又跟他闹别扭了？

好在居沐儿全程都表现得很高兴，龙二放下心来。他一边应酬一边扫视全场，没人对花娘弹的琴感兴趣，那些琴技，在这些琴师看来不过是些花架子，取

乐用的。而大家高谈阔论，大声谈笑，这琴音也自然不好入耳。所以整个场子里，只有居沐儿在认真听琴，而那位西闵国首席琴师雅黎丽却是时不时盯着居沐儿看。这让龙二皱起了眉头。

林悦瑶弹完琴后静静下场，过了一会儿换了染翠楼的一位姑娘开始弹。这次居沐儿没问这是谁，却是对龙二说她有些累了，想出去吹吹风。龙二答应了，让个丫环陪着她去。

居沐儿在船尾站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些凉，便让丫环帮她去拿件披风。丫环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冒了出来：“龙夫人。”

“悦瑶姑娘。”

林悦瑶道：“没想到夫人会来。”

“相公带我来见识见识，这么巧遇到姑娘了，这也方便得很，我正好有事打算找姑娘。”

“何事？”

“之前托付给姑娘的琴谱，我想拿回来。过一段时日或许有机会面圣。”她没把话说细，林悦瑶却是吃了一惊：“夫人打算面圣诉冤吗？”

“只是打算见机行事。姑娘把琴谱还我便好，我会想办法的。”

林悦瑶静默片刻，答应了。

两人再无他事，就此别过。林悦瑶再次叮嘱居沐儿别泄露她俩联系之事，居沐儿一口答应。

居沐儿回到船舱时，花娘们已经全都退下了。

此时一位西闵国的琴师正在炫耀琴技，居沐儿在龙二身边坐下，那人正巧弹完。他的琴音未落，另一人紧接着也弹了起来，大有较量的意味。

这琴声居沐儿一听便听出来了弹琴的人，是钱江义。

越是精研琴技的，就越有自己的手法风格，如同独一无二的印记，烙在自己身上。

高手弹琴，确是比方才花娘的讨好卖艺强上不知多少，却少了几分趣味，相对龙二爷来说的趣味。

居沐儿悄声唤：“相公。”

“作甚？”龙二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我陪相公喝酒说话吧。”

龙二心里一动。他家沐儿倒是真懂他。这个事实让他忍不住弯了嘴角。

几个男人拿着琴弹来弹去于他而言确是无聊至极的事。花娘弹琴他听不出好坏起码还能看看脸，赏心悦目。几个男人弹琴他听得无趣，看脸也没意思，只是他坐在首位，摆不得脸色，也不好离席，确是觉得乏味得很。

而他家沐儿愿意哄他开心，这让他很高兴。

“你不是喜欢听琴？”

“相公比较重要。”

听听，这马屁拍得，真让人心里舒坦。

“天天与你说话，都没个新鲜劲了。”龙二心道就算心里高兴，也不能让她知道，免得她得意起来。

“有新鲜劲的。”

“有吗？你说一个听听。”

两人轻声拌嘴逗趣，那边的斗琴已换过了四五个人。

这时候琴声忽然停了。居沐儿愣了愣，不知发生何事。龙二抬头一看，是那个雅黎丽抬手示意停下，而弹琴的是他们西闵国的琴师，自然听从她的，停下了。

雅黎丽的双眼此时正盯着居沐儿，这让龙二相当不快。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雅黎丽倒是开口了：“城南酒铺，有女沐儿，妙手仙琴，天音自来。龙二夫人盛名，我耳闻已久。”雅黎丽的这话让在座的所有人都把眼光转向了居沐儿。

居沐儿淡淡一笑，欠了欠身：“承蒙夸奖，盛名是不敢当，只是当初年少时受到不少鼓励。”

雅黎丽没接她这客套话，倒是自报了家门：“我名唤雅黎丽，是西闵国的琴苑司长。贵国琴圣大师师伯音先生是我知己。”“知己”二字咬得甚重，那语调让闻者皆知他们恐怕不是“知己”那么简单。

雅黎丽完全不看众人，只接着道：“师先生常在各地游走研琴，贵国的琴师他见过不少，但他只在我面前夸过两人。一是华一白，满腹才华，狂放如龙飘逸如仙。二便是龙二夫人你，他评价你天赋惊人，灵动如神。”

居沐儿整个人呆住。除了在刑场上那一次，她之前还从未见过师伯音，万没想到竟能得他如此盛赞。获得心目中神仙一般的人物的肯定，居沐儿激动得攥紧了拳头。

一旁的众琴师有些不服，夸华一白便罢了，这居沐儿女流而已，何以能得此赞？

一位琴师不服气地质问：“师先生几时见过龙二夫人？”